

劉湘的毀譽（三）

王培堯

副總司令瓜分天下

大西南當然是以地大物博兵多的四川為重心，四川的幾位軍要，實力則以劉湘為最強。閻錫山摸得很清楚，劉湘一心要走中央路線，正在高喊：「要做革命軍人！」「誓死反對叛逆」的口號，因此閻錫山決定對劉湘「迂迴側擊」，暫且不跟他當面打交道。

在劉湘之次四川還有比較完整的三個軍，依實力強弱為序是劉文輝、鄧錫侯和田頌堯。劉、鄧、田三個軍之中又以劉文輝的地盤與力量為最大，和劉湘比較起來，劉湘佔地富庶而衝要，劉文輝的轄區則遠較乃姪劉湘為廣。

至於最重要的武力，無論部隊人數、戰力、武器配備、後勤補給，劉文輝與劉湘兩方面也是不相上下。

於是，閻錫山決定以劉文輝為爭取合作的對象，特派代表到成都去秘密洽商。

閻錫山所開出來的條件很簡單，却有很大的誘惑力。他要求劉文輝結合全四川的力量，組成一支四川聯軍。出三峽，樓船東下，和閻、馮聯

軍會攻武漢。然後移師向南，定湘，取贛，另以一支東向京滬。

四川聯軍出兵，協助閻、馮共同打天下，將來所獲得的酬報，是川軍聯軍統帥，可以列名為閻、馮聯軍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。

閻錫山來使斂容正色，振振有詞的說道：

「這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席，絕對不是一個空頭銜。不信，試自現在列名的三位副總司令之中，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。未來的中華民國，係以西北和陝西、河南歸馮玉祥。華中和兩廣歸李宗仁。東北、熱河、河北和察哈爾歸張學良。至於貴省四川推舉出來的這一位副總司令，當然也就兼有四川、西康、貴州和雲南呀！」

就差沒有明說：事成以後，「總司令」閻錫山即將坐擁綏遠、山西、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八省，不僅幅員最大，而且絕大多數俱為國內精華之區。劉文輝聽後怦然心動，既然能够使他從四川一隅之霸，一躍而為西南四省之主，那又何樂而不為呢？於是慨然應允，相互結盟。

再把鄧錫侯和田頌堯請到成都去，關起房門

，促膝密議。由劉文輝承諾，將來事成，鄧、田二將立可官拜方面軍總司令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一人可得一省的地盤。

勸駕附逆密約四款

劉文輝欣幸四川四軍已得其三，唯有姪兒劉湘是個大難關。劉文輝瞎子吃湯圓，肚皮裡有數。他和劉湘名為叔姪，但是彼此宗派相去甚遠，要繞好幾個圈，才能繞得成這一層親屬關係。民國九年是他自己聽說劉湘官拜川軍總司令，滿懷熱望前去投效，幸虧劉湘總司令為人忠厚，攀起宗親，喊他「公爸」，自此平步青雲，當上了掛武裝帶的軍官。再由劉湘大力提拔，從排連營長一路升到團長旅長。

民國十一年劉湘因川軍一、二兩軍暗潮洶湧，無法應付，五月二十四日通電辭職，臨走放了個起身砲，將劉文輝升任為師長。劉湘再度復出，又調任劉文輝為警衛旅長。民國十六年六月六日，劉湘更演出了一齣「讓成都」，將他的「川康邊防督辦」、「四川善後督辦」兩大公署從成都遷往重慶，保舉劉文輝出任「幫辦四川軍務

中。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，十六年劉文輝跟劉湘同時接受了國民革命軍的番號，同為國民革命軍軍長。而且就在同一天，中央任命劉湘為川康綏撫委員會主席，並以劉文輝、賴心輝為委員。足證中央確將四川劉湘位置於劉文輝之上。

然而民國十七年劉湘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剛要重回原位出任四川省主席，偏偏劉文輝又抄了他的後路。二劉之間，有天高的舊恩，更有地厚的新憾，劉文輝既厚臉，也無膽量，敢去請這位遠房姪兒老長官劉湘，跟自己一道舉兵反抗中央。

劉文輝和他的心腹親信私下商議了好幾天，商議出來一個好主意：既然劉文輝自己也承認，只要有劉湘在重慶把關，他和鄧錫侯、田頌堯就參加不了閻馮反中央集團。況且集劉（文輝）、鄧、田三人之力，也斷然無法打垮擁兵十多個師的劉湘。祇好既不能令，唯有受命，乾脆將勸駕一改而為擁立，將閻錫山所答應的「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」一席雙手奉送，請劉湘領導他們這些老幹部一道起兵「討蔣」「打倒中央」。

擁立劉湘四項密約

派劉文輝的財務處長張榮芳為代表，去見劉湘的財政處長劉航琛。請劉航琛代為轉達，劉文輝、鄧錫侯和田頌堯三軍長竭誠擁戴劉湘，並且將原定的擁立之議，擴充而為下列的四項優渥密約：

- 一、所有川軍悉歸劉湘指揮，請劉湘領導全川軍民一致倒蔣。
- 二、擁護劉湘出任閻馮集團的「中華民國陸

海空軍副總司令」，兼領四川、西康、貴州、雲南四省軍政事宜。

三、承認服從劉湘領導，深願重為劉湘部將。以劉湘所委派之方面軍總司令名義，兼領一省之軍民兩政。

四、提出保證，今後不再與劉湘有所競爭。劉航琛接過張榮芳遞過來的節略，才看過第一條，便深沉的一笑，問道：

「甫公早在二月二十一日，就已經致電中央，表示竭誠擁護，不渝初志了。難道說，劉文輝主席到現在都還不曉得麼？」

張榮芳故作驚訝狀，他說確實連我都不曾聽說過這件事呢！

化敵為友嚇阻叛徒

於是，劉航琛便將這一件大事的始末，和盤托出，他說：

「二月二十日，中央宣傳部發表『告同胞書』，明白表示，如果有人膽敢稱兵作亂，中央將以武力對付。就在當天，甫公收到國民政府譚延闓等五位院長的『告全國軍人書』，他馬上就回電答覆。我還記得最後的四句話是：『湘擁護中央，未渝初志，既承鞭策，敢志馳驅！』你老兄明明曉得，甫公向來是說一不二的。因此之故，劉文輝主席他們開來的這一份節略，我敢以中間人的立場說句話：隨他們怎麼說，甫公一定不會幹。」

張榮芳唯恐回成都去挨罵，一再要求劉航琛，無論如何幫他把這份節略呈上去，祇求劉湘過

一過目。劉航琛莫奈他何，只好勉為其難的答應了。他請張榮芳第二天下午來聽回音。次日，張榮芳準時準刻抵步，但見劉航琛面現苦笑，把原節略交還給張榮芳。同時低聲說道：

「爲了證明甫公確曾過目，我請他在這上面寫了幾個字。」

張榮芳忙不迭打開來看時，在節略的四項條件之後，劉湘親筆所批的那八個大字，赫然竟是：「何不通電擁護中央？」

劉航琛再在一旁伸手指，加重語氣，補充一句：「富安兄（按：張榮芳號富安），請你注意，甫公的答覆是鐵鑄的！」

隨後劉航琛攤開一份重慶大中華日報，指着第一版上一條北平來的消息，愛國青年在閻錫山統治之下發起裁軍運動，宣言中有一項統計數字，中國現有兵額二百五十萬，年耗軍費五億。而國家全年總收入爲四億五千萬，除去償還外債一億，實收三億五。即令全國機關統統裁撤，將全部收入用來養兵，尙且不足一億五千萬。劉航琛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全面裁軍，勢在必行。只怕任何人反對都沒有用！」

張榮芳廢然回成都。劉湘既然曉得了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田頌堯三軍長甘心附和閻馮，他一面密報中央，一面積極連絡各方以謀對抗。

倘若當年劉、鄧、田所部果真和閻馮聯起手來擊敗劉湘，清除障礙，自重慶過三峽順流東下，那將是不得了的一樁大禍事。以劉文輝等三個軍的實際兵額，至少也在原編制的一倍以上，而

且還是三支始終保持完整的武力。以高屋建瓴之勢壓向長江中下游，立將使中央軍陷於三面是敵。在那中華民國危急存亡之秋，川軍的動向才真正是雙方勝負關鍵之所繫。川軍不出，中央軍還有獲勝的把握，川軍一旦投向閻、馮對抗中央，則閻、馮席捲全國的陰謀必將得遂。以革命軍人自居的劉湘，曉得自己肩膀上擔子的沉重，他絲毫不敢掉以輕心。因此他必須捐棄成見，化敵為友，將川中所有的零星部隊都取過來。由於楊森和另一位川軍將領李其相，在閻錫山舉兵稱叛以後立即通電討逆，蔣總司令乃在四月十八日特任楊森為川黔邊防司令。所以劉湘特以其第一師師長唐式遵和劉佛澄為代表，五月二日至十日在楊森的家鄉廣安天池，邀集楊森、羅澤洲、李家鈺的代表舉行聯席會議。首先化除劉湘和同盟軍將領之間的誤會，進而籌議川東北將領大聯合。用意正在以川東北的將領結為同盟，合力阻止劉文輝、鄧錫侯和田頌堯的異動。劉湘的這一招對劉文輝和鄧、田總算產生了相當的嚇阻作用。

出兵四團嚇走朱毛

中原大戰慘烈進行到十九年八月間，中央軍開始批轉戰局，節節反攻。李宗仁自廣西入侵湖南已被擊退，張發奎兵敗宣告下野，馮玉祥因為部將韓復榘等歸降中央，樊鍾秀被炸死，萬選才被俘，孫殿英敗潰，損兵折將，元氣大傷。八月一日中央軍對閻錫山叛軍發動總攻，一舉攻克山東泰安。不幸在此勝利乍現曙光之際，中共毛澤

東、朱德却又在湖南、江西趁火打劫，戰事日趨激烈。長沙失陷，南昌告急。八月十六日負責湖北、湖南、江西三省剿共事宜的何應欽下達總攻擊令，在這一緊要關頭，劉湘又有很漂亮的一招。八月中旬，他召開高級軍官會議，通過正式出兵，參加討逆。以第一師師長唐式遵為前敵總指揮，先頭部隊是獨立第二旅旅長郭勛，由他帶四個團出三峽，直抵宜昌、沙市。然後再派第三師潘文華陸續東下，增厚兵力。明明開拔出川的祇有四個團，但是武漢行營發表消息，却是「唐式遵率領川軍四師，開抵沙市一帶待命。」這一項「擴大報導」不但大大鼓舞了當時方才收復失地的長沙守軍，尚且唬到了正在猛撲長沙的毛澤東和朱德。朱、毛急於重陷長沙站定脚跟，迎擊川軍。接連調來了彭德懷、黃公略、林彪等各股，兵分七路，以火牛營先驅衝鋒，一輪猛攻長沙城垣。終以中央軍士氣陡振，在九月四日一戰獲捷。朱德負傷，由毛澤東率領餘衆向瀏陽逃竄，撲滅了共軍全力進撲全國米倉長沙的狂慾。

民國十九年九月，是中華民國存亡絕續的一個重要關頭。汪精衛率領他的一批黨羽陳公博、顧孟餘等，在北平與閻錫山、馮玉祥等同流合污。汪精衛改組派加上了新軍頭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等人，開始舉行擴大會議，籌組新國民政府。九月一日，通電全國公佈「國民政府」組織大綱，推舉閻錫山為「國民政府主席」，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汪精衛（兆銘）、李宗仁、唐紹儀、謝持、張學良（未經徵求同意）七人為「國民政府委員」。

七位國府委員之中沒有西南劉文輝或劉湘的份，使劉文輝、鄧錫侯和田頌堯異常着急。他們連日緊急會商，決定一方面積極表態，以期獲得北京「國民政府」的諒解，一方面全面備戰，悍然向劉湘和他新近組成的川東北將領大同盟用兵，攻下重慶來，順長江東下。奪取武漢三鎮，作閻、馮叛軍的有力臂助，全面改變戰局，使中央軍陷入腹背受敵，三面作戰的困境。

於是，九月六日，由劉文輝、鄧錫侯和田頌堯聯銜，從成都發出魚電，公開表示附和閻、馮。同時再由劉文輝派遣代表吳晉航、冷融北上，向北京「國民政府」輸誠，並且說明四川遲遲不能出兵的原因。就在這一段時期，中央軍由於長沙大捷，河南前線猛攻許昌、西華、登封各地連連獲勝，士氣因而大振，叛軍的敗象已微，汪精衛、閻錫山、馮玉祥等焦急萬分。九月八日閻錫山致電張學良，發出哀鳴。彰明昭著的說：只要張學良表示「贊助」，閻、馮方面，願以「國民政府」各部長的一半，交由張學良支配。在這種面臨成敗關鍵的嚴重情形之下，對於實際上足可左右大局的四川出兵，當然更是催逼得緊。因此北平方面函電交馳，劉文輝和鄧、田二將也在調集人馬，部署進攻。而劉湘更更是大敵當前，不甘示弱，正在秣馬厲兵，積極備戰。一時之間，川中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頗有大戰一觸即發之勢。這一仗認真打起來，不但關係到二劉和鄧、田的生死存亡，甚至對於中央軍和叛軍之間的勝負，也有決定性的影響。汪、閻、馮三頭頭是否能够成事，就要看四川境內行將爆發的這一次內戰

南劉北張舉足輕重

閻錫山、馮玉祥所發動的中原大戰，所幸，蔣總司令中正指揮若定，中央軍把握時機，繼續不斷的採取攻勢，擴大戰果。劉湘和張學良，一南一北，不約而同的以國家民族前途為重。在西南，劉湘擺足備戰姿態，力阻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田頌堯叛軍出川。張學良則在關鍵時刻，通電一發，大軍開拔，演出了中國現代史上最戲劇化的一幕。閻錫山以「國民政府」部長的一半請張差委為條件，求他贊助。否則的話，也請他發表和平通電，出任調停。而中央軍則在這幾天裏大發神威，九月十一日克西華，十二日在魯西豫東大敗石友三的叛軍，十五日蔣總司令下達全軍總攻擊令。當天，閻錫山鑒於大勢已去，密令張蔭梧自山東德州、孫楚從河南蘭封全面撤退。同日石友三叛而復降，十七日馮玉祥撤出臨潁。十八日，閻錫山無法對抗中央軍的猛烈攻勢，承認失敗，通電下野。就在同一天，張學良發出和平通電，表示擁護中央。同時還下令東北軍出動，決定接收北平、天津。十九日，晉軍退回山西，閻錫山自九月十九日就「主席」職，至此，算是過了十天「主席」的總。汪精衛於九月二十日悄悄的離開北平，避往天津。蔣中正主席在九月二十一日日記中記下：「回憶十二年前，（朱）執信之死，胡（漢民）汪皆痛哭，是乃黨誼，亦為私情也，當時精誠團結，何其親愛！今汪精衛自走絕路，可嘆！」閻馮發動戰爭，召開擴大會議，

另組國民政府，自此偃旗息鼓，風流雲散。一批投機份子的野心勃勃，釀成中原大戰，兵連禍結六個月，戰事波及十行省。中央軍動員百萬，叛軍集結六十萬衆，雙方死傷，中央軍九萬五千，叛軍高達二十萬之多。

由於這一次空前規模的內戰，使蔣主席對於劉湘的堅定不移作中流之砥柱，及時阻止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田頌堯出川助逆，影響大局，印象應該是相當深刻的。然而，自十九年九月中原大戰落幕，中央對於川事之處置，却仍然久久沒有下文。既未聞加予附逆份子若何處置，亦不見對劉湘論功行賞，有所嘉勉。劉文輝還是四平八穩坐在四川省主席的寶座上。中央與劉湘之間的聯繫，也祇有十一月十八日，川北川軍第二十八軍第十一師師長羅澤洲受到部下的脅迫，遭到解除兵權，劉湘認為以下犯上，此風斷不可長，於是向他主動電呈中央，請中央明令羅澤洲復職。這一事件，中央很快的覆電照辦。此外，又有十一月十八日，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議決，推請蔣中

正兼任行政院長。蔣兼院長在二十四日就職的那一天，拍了個通電給劉湘，說了幾句客套話。劉湘乃於十二月一日照例覆電致賀，也報以幾句門面話以示禮尚往來。除此之外，又是音信杳然將近一月。

自認力挽狂瀾，功勳蓋世，上峯却反應缺缺，若無其事；再加上「么爸」劉文輝叛跡昭彰，依然在成都穩坐泰山，劉湘多年以還，偏處四川一隅，眼光難免但見其小而不見其大，難以諒解中央在中原大戰過後，收拾殘局，猶仍焦頭爛額。尤且日本軍閥侵略日亟，中共擴大戰亂頗有燃眉之勢。蔣主席集黨政軍大任於一身，時正軍書旁午，戎馬倥傯，只好先安內而後攘外，對於國內各地，唯有多方求其安定，怕的正是節外生枝，滋生事端。一時之間難以體諒大局的艱難，劉湘內心裏的這一口氣，便越來越嘖不下去。終於在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導致一場原不該有的誤會：蔣中正主席專機接駕，劉甫澄稱病拒見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
之三十七

彩虹夢

吳崇蘭 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、我和他。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定價台幣一百二十元優待「時代文摘」及「中外雜誌」讀者祇收90元。